

清季
林士史

第三編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付印
中華民國三年一月出版

(清季野史第三編)

定價大洋三角



編輯者 涇縣胡寄塵

印行者 上海廣益書局

印刷所 上海廣益書局

發行所 上海廣益書局

漢口廣東長沙開封

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廣益書局

清季野史第三編目錄

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

七條河
上的變

清代割地談

程善之

德宗承統私紀

羅惇羸

京師大學堂成立記

羅惇羸

中俄伊犁交涉始末

羅惇羸

王風百首

丁立誠

附錄

殘山賸水錄

胡蘊玉

太平天國軼史

胡蘊玉

清季野史第三編

安吳胡寄塵編

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

七絃河上釣叟記

自道光二十三年。與英吉利議和。許兵費銀二千一百萬圓。定和約五年而一易。於是二十七年英吉利遂照會兩廣總督者英易約。既列款要求。且請援福建上海成事入城來往。此議興。粵民大譁。振臂一呼。洵洵聚數萬人。時已革巡撫黃恩彤。運司趙長齡。昔之成和議者。猶在粵。夷意主脅取。甫達入城之議。船已薄虎門。進泊十三行。盡逐沿海礮臺守兵。毀礮以去。總督者英偕同官集會為和議諸人出城會議。懼激民變不敢許。懼啟邊釁不敢不許。議終日不決。次日者英復出城。則凡所要求事悉許之。而緩入城之約。曰俟兩年後。茲議也者英主之。黃恩彤趙長齡成之。徐廣縉時為巡撫。葉名琛為布政使。備員而已。不得可否也。（者英時已授大學士。謀者謂他款不盡許。則不能緩入城之說。期過緩恐夷人不我許。惟約以兩年。此兩年中公得內召。可置身事外矣。二十八年者英內召入閣。至咸豐初。伏誅趙長齡。遂以此復官。累遷至山西巡撫。同治初始引疾歸。）二十九年。英吉利以照會來責。兩年後入

城之約。巡撫徐廣縉方任兩廣總督。夷酋延總督至虎門。面議入城事。（聞是時英吉利國主以書來令公使不必定要入城免啟爭端總以通商爲主夷酋本無窮兵滋事意故作迫脅以覘當事之進退則其素習也）總督單騎往。從行者督糧道柏貴。中軍副將崑壽。總督至虎門。登夷舟。夷酋邀入艙。督糧道副將坐艙下。總督見夷酋爲指揮利害。夷酋敦迫再三。總督執不可。聲色愈厲。二人聞而起視。夷奴阻之。崑壽盛氣相向。遂卻走。登艙。則總督方歷數夷罪。夷酋無如何。議亦不決。總督入城與巡撫葉名琛飛章入告。粵民已忿激發大衆紳士許祥光等約城內外居民家出一丁或二三四。附城街坊同之。號召不下十餘萬人。復令紳耆百數十人至夷房反覆陳說。夷酋旣以官不受脅。且衆怒難犯。因罷入城之議。則徧張告示。言不必再議入城。兩國永遠和好云云。時方奉旨察看民情。果可相安。亦許入城矣。旨未下而事先定。遂詳悉具奏以聞。得旨嘉獎。給總督徐廣縉一等子爵。巡撫葉名琛一等男爵。皆予世襲。團練紳民賞賚有差。（總督徐廣縉將赴虎門先與巡撫約若議不決請以礮碎夷船誓與俱燼持關防授巡撫巡撫不可巡撫有父志詆迎養在署出廳事命巡撫受巡撫乃許之）

咸豐二年八月有旨以徐廣縉調湖廣總督。授葉名琛爲兩廣總督。（旋於五年冬授協辦大學士六年春授體仁閣大學士）名琛木彊。勤吏事。顧徂於前功。以粵民銳悍爲可常恃。冀雪大恥。尊國體。馭外夷務嚴。每照會至。輒略書數字答之。或竟不答。諸酋咸怨。然懼其威重未敢肆也。四年夷船徑入天津。照會直隸總督。以五年易和約爲說。直隸總督答以五口通商。廣督專任。欲來論理。宜赴廣東。夷酋怏怏歸。及至廣東。復具照會申是說。值東莞會匪倡亂。省城戒嚴。名琛答以軍事倥傯。不遑議此。俟事定再行。各國大失望。復積憤於中。及剿匪事定。功日益高。氣日益固。內旣自雄。外遂輕敵。而禍機伏於是矣。（三點會匪首何六等以咸豐四年五月起事東莞石龍地方。嘯聚二萬人。擄船二百餘號。陷城戕官。外則黃阿石黃十一。由容縣陸川擾信宜石城化州。內則楊文照蛋家狗謝汝田劉八李亦成陳榮相繼爲亂。分三路入佛山鎮。遂圍省城。勢甚亟。當事有議借夷攻賊者。名琛斥之。布政司沈棣輝時爲肇羅道。以辦賊。自任激勵各鄉民團禦賊。棣輝以巨艇繫身船桅。指揮督戰。先後斃賊數萬。年餘事平。棣輝錄在事官紳兵練出力者。乞奏保。名琛執不可。棣輝憂憤疽發背死）

六年三月。佛山鎮天雨血。七月颶風作。三日夜不息。六榕寺塔圯。塔建自唐代。下有石鑿番夷四。以支塔脚。相傳術士制以壓勝者。

九月有水師千總梁國定者。因搜划艇雅片煙土。獲逸匪十三人。拔艇上旗幟。以獲匪報。划艇俗呼鬼划艇。本內地貨船。率領香港夷票。招一二夷人。以爲護符。漏稅拒捕。自命外國船。外國亦陰庇之久矣。英吉利夷酋知之。大恚。照會總督。引和約拿匪。須知會彼國。今不與知會。而毀旗幟。報獲匪。爲不合。責歸所獲十三人。獲犯方就訊。具供者已七人。未具供者五人。名琛令先還五人。告以七人實匪黨。已具伏。不當還。夷酋持不可。名琛謂小事何足較。復令縣丞某攜照會并十三人還之。夷酋不受。言必以梁國定往彼代爲定讞。縣丞以告。名琛曰。姑聽之。及二十三日。夷酋忽遣通事來告。限明日日中不如約。即攻城。亦置不問。是月將試武闌。巡撫柏貴方入覲。總督兼署巡撫事。二十五日赴校場試馬箭。聞礮聲從東來。忽報夷船入奪獵德中流沙礮臺。府縣將弁相顧駭愕。急以告。名琛笑曰。烏有是。日昃彼自走耳。令省河軍船偃旗勿與戰。及暮礮果止。夷船泊十三行。詰旦礮復作。夷兵趨鳳凰山。礮臺守兵以有勿與戰之令也。皆走不知所往。名琛尙欲畢試事。府縣力言不可。乃止。二十七

日海珠礮臺亦爲夷有。時城內外團練可集者尙二萬餘人。西關團勇數千。整隊過十三行。夷兵據樓發火。鎗斃三人。團勇鼓譟欲上。居民忽羣起勸阻。竟喪氣而返。

（初夷酋以礮擊城。官軍民勇憤欲迎戰。而勿與戰之令下。且云聽其所爲。至事急。廣州知府吳昌壽入署請發兵。至再三不許。昌壽奔取架上令箭。走呼矯令發兵。名琛疾追及踊道。奪令箭以歸。由是大衆解體。）二十九日。夷船桅上及海珠礮臺礮齊發。直擊總督署。屬吏某冒烟突火進見。且請避居。名琛手一卷書。危坐堂上。礮丸洞几案。不爲動。見是人至。笑而遣之。日暮礮息。三十日。布政司江國霖道張百揆。亦以避居請。復不許。且言昨侍家君寢。家君無遷意。國霖等不敢復言。是日午後礮始發。擊總督署西偏廳事及月臺屋圮石裂。又放火燒靖海門外居民房屋。火及城樓。夜中照耀如白晝。司道再至總督署請避居。固請始許之。人定後昇行李出。用夫數百人。眷屬先行。礮止。地方官始救餘火。達曙方熄。

十月朔。總督葉名琛肩輿進老城。赴至聖廟行香。遂入居巡撫署。紳商伍崇曜來見。述夷官意。請委員同往議事。乃委雷州知府蔣立昂偕伍崇曜至夷樓。見領事官巴亞里。議仍不決。（巴亞里幼入中土。通漢文。能華言。總督者英定和約時。年甫十餘。

歲者英甚愛之錄爲義子乃夷酋之最桀黠者。日正中。礮大震。城崩二丈餘。夷酋麾兵入。中軍副將凌操禦之。中鎗死。官軍潰。大埔團勇趨救。互有殺傷。團勇無火器。勢不敵。復退走。然亦殺夷兵數十人。夷酋入總督署。視一周而去。復焚靖海五仙二門。居民有救火者。夷兵擊斃之。是夜新城老幼男婦暗中遷徙。（時夷兵實不足二千入城者百餘人而已）初二日至初六日。礮擊城如故。初七日礮分五路入城。炸彈至地。重者至八十餘斤。然入夜則礮止。（自初一日後巴亞里屢約伍崇曜梁綸樞易景蘭潘世榮俞文照及在籍布政司黃樂之辨論數四。未有成議。巴亞里乃請議相見禮節。又請斟酌城外設公所爲會議地。崇曜等以告布政司江國霖。國霖喜以爲此事可行。遂述之總督。仍拒勿納。國霖謂夷酋但期相見則無害於政體。名琛言夷情詭譎。至今日尙何可信。若許以相見及相見而驟遭恥辱。後事益不可爲矣。國霖默然。此議不行。於是五路礮擊之舉。）

十一月礮晝夜發。所至輒焚。府縣但令居民去篷廠引火者多蓄水以備。十八夜中忽西關大火。焚亞美里。駕法蘭西居屋。次日午後始及英吉利夷樓。風猛火烈。夷亦不能自救。昔之所稱十三行者。竟爲焦土。羣夷失居。退伏船上。火初發。夷酋疑附近

居民所爲。令兵登岸。攜火具。焚西濠沿河民居鋪屋亦數千家。然是日夷兵屯海珠礮臺。不復攻城矣。二十六日。夷兵忽退。至大黃滯車。礮臺。兵船在內河者。退大黃滯。 (滯音叫粵之俗字。云水邊車輪聲)

七年五月初十日。瓊州鎮黃開廣以師船紅丹船百餘號。與夷船戰於三山。我軍潰。夷船追至佛山鎮而止。未登岸。未幾大黃滯夷船又漸退。夷兵留礮臺者日少。九月中。忽傳夷船至。將有大舉。名琛聞之。笑曰。訛言耳。必無是事。已而果然。 (我軍既敗。夷兵忽復退。走於是有夷計已窮。又英吉利屬國孟喀喇叛。夷兵敗績。且喪其渠憂。惶無措。種種游譚)

十朔月。忽有通事曰。吳全者。告某日。有夷酋數人。駕兩火輪船。入省河。雞鴨滯。送照會。船插白旗。示無戰意。請遣官取來。屆日南海縣丞許文深往。白旗兩船如所說。一爲英吉利船。一爲法蘭西船。酋長兩人曰。某。 (不知其名。咸稱爲卑大人) 其一則威妥瑪也。以禮相見。交照會訖。各駛船以歸。照會要求凡三事。一入城見面。一索河南地。一責償焚燬洋房貨財及通商事。語極悖。總督葉名琛答以通商而外。概不能從。 (前此攻城。獨英吉利至此。遂句結法蘭西以來) 初三日後。兩國兵船陸續入

省河登河南岸。奪屋以駐兵。近河百姓。紛然驚竄。闔城官紳。均有憂色。咸入見總督。則鎮靜如無事然。司道詢故。則曰彼無能爲也。第作戰勢來嚇我耳。張同雲在彼中動作。我先知之。彼窮蹙甚矣。衆以爲明知無事。不可無備。請增兵不許。請增集團練。必不許。衆固請。名琛輒然曰。誰增兵。誰給餉。姑待之。過十五日無事矣。乃乩語也。

（時有鉅公某者。負理學重望。常執粵民不可用之說。且謂當大事在鎮靜安坐。可定。遂深信其言。扶乩祈籤。亦主鎮靜。故益信之。或曰夷酋賂扶乩者爲之也。張同雲者。本通事。以重賞結之。爲閒諜。實爲夷用。閒者也是。時新聞紙復列夷兵在他國戰敗窮蹙狀。以堅其信。名琛輒據以入奏。絕不虞已之爲所給也。）十一日四更。密報至。夷酋布置礮位。已定。卽日攻城。十二日伍崇曜約許文深謂此時兩軍相持。宜遣紳商赴船審探。文深以告。名琛盛怒。急令督糧道王增謙傳諭官紳士庶。敢有赴夷船者。按軍法。已而英吉利法蘭西兩國照會至。外列五銜爲總督巡撫將軍及兩都統。言於十三日開礮攻城。軍民官紳人等速避九十里外。將城打爲灰燼云云。城外貼僞示。言過十二時辰卽開礮。百姓遷避。（聞是時兩國與各國約必以二十四時辰破城。若不能入。無顏再至。中國各國難之。兩國與決賭四十萬金。各國密報令整

備且云城不能守與中國無益彼且負金名琛不理。十三日卯。礮聲驟發。如百萬雷霆。併擊總督署。烟霧四塞。總督葉名琛走避粵華書院。署屋火發。夷兵已登岸撲城。焚雙門拱北樓。樓有元時銅漏及官書板片一時俱盡。千總鄧安邦以東勇千人冒死血戰。殺傷相當。孤軍無援。遂不支。日暮東固礮臺亦爲所奪。夷兵登臺移礮自東擊西。闔城鼎沸。獨北門礮臺爲都統來存駐軍守。夷酋麾衆連陣直上。來存發八千斤巨礮急擊。斃數百人。其曰卑大人者。竟中礮死。夷兵驟退。礮聲頓止。方謀乘勝逐之。忽報夷兵越小北門城牆入矣。遙望觀音山頂已插三紅旗。（夷兵甫越城山頂已插紅旗蓋奸細先伏於城內者爲之）名琛方坐粵華書院。至是知城陷。始派一戈什哈持令箭出新城。調潮勇攻觀音山。懸賞一萬。潮勇入城。夷兵已下山趨蓮塘。潮勇迎戰。夷兵退上山。就土礮臺移礮內向。復以礮阻山徑。仰攻多死。竟不能上。大勢瓦解。名琛聞之。亦無措也。當城陷時。番禺知縣李福泰方至城下。催集兵勇。有入縣署告變者。詛言福泰陣亡。繼室朱氏卽命子女及一妾出走。已當後至。遂入室盛服自縊死。（是時官紳殉難者僅聞朱夫人福泰後官至廣東巡撫。夷兵初踞觀音山。兵力厚集。尙可攻。然無能倉皇中定大事者。至次日則已駕飛橋往來城上。

守禦備具猝不可拔矣。十四日廣東巡撫柏貴檄紳商伍崇曜梁綸樞議和。十五日廣州將軍穆克登阿傳令西北城上揮白旗。開西門。任居民遷徙。（佐領巴泰蘭布夷酋巴亞里與聯宗最親密城陷後旗下街獨無擾土人惡之遂蜚語四布）將軍與巡撫會銜出告示。極言議和所以安民心。不列總督銜。以夷酋僞示專仇總督故也。伍崇曜將議和先告之總督。名琛仍以斷不許進城五字語之。崇曜等上觀音山。夷兵言公使在船上。（是時公使爲額爾金）急下山趨船上見公使。公使不見。見威妥瑪巴亞里及張同雲李小春。往返數四。和議不成。夷酋索總督急。十八日府縣入見。請移居。乃以夜中移左都統署。或曰不可。宜遷僻遠。名琛力言過二十五日必無事。則仍乚語也。二十一日夷兵入布政使庫。昇銀二十萬以去。至南海縣監獄出囚犯。令分隊引路。尋總督所居。初入將軍署。劫將軍穆克登阿同見巡撫。巡撫柏貴出見。并刦之。同上觀音山。遇巡捕張樹蕃。亦令從往。樹蕃不可。強以行。乃至左都統署。左都統慶齡年七十餘。老且病矣。夷亦刦令去。既出門。忽復入尋總督。即得之。遂擁以走。（葉名琛居左都統署夷兵已挾都統出家丁急趨匿他所復不聽遂被執於中庭芭蕉下然猶冠帶肩輿上觀音山）午後特送都統慶齡歸署。（或曰夷以

彼年老也。及暮挾總督葉名琛肩輿度飛橋越城牆出東門。拘之船上。從行者三人。武巡捕把總藍瑣。家丁許慶胡順也。二十二日。夷酋挾名琛去。駛泊白鵝潭。伍崇曜等上山。以巡撫回署爲說。是日將軍巡撫都統會奏劾總督罪。二十四日巡捕張釗傳巡撫諭司道各官定明日與夷官下山回署。宜盛服將事。且令多備轎馬儀從。到山。二十五日酉。夷酋全隊下山。鼓樂前導。酋長肩輿先行。巡撫在其後。至巡撫署。則夷酋先入。比巡撫至。夷酋降階迎進。延上坐而自居主位。巡撫居於內。夷兵守其外。盤詰甚嚴。消息阻絕。(布政使江國霖按察使周起濱以爲若此則當有以自異。因分居城外密圖恢復亦竟無成)巡撫檄候補道蔡振武專辦議和事務。振武以才辨自許。見夷酋上下論議。能隨機應對。夷酋深喜之。十二月初七日。夷酋與專辦和議候補道蔡振武合議。巡視城廂。擇要隘駐兵。振武急飭南海知縣華廷傑番禺知縣李福泰爲前導。廷傑等有難色。振武勦不已。福泰言身爲地方官。導夷兵駐營。何以見百姓。振武曰。此時尙頭巾氣。恐名入清史耶。廷傑忿甚曰。名入清史。公且不能。振武恨刺骨。廷傑幾搆大禍。跳而免。是時城坊告示林立。奉令承教。皆夷酋爲之主。列銜式書大清國某官。大英國某官。大法國某官。或

木刻告示。則由巡撫飭發。銜則府縣巡撫諭令蓋印張挂而已。（示中大旨不外中外一家業經和好百姓不得再滋事端又嗣後不得再呼鬼子如遇夷人下鄉官民皆當以禮款待等語）司道分居城外。將以計掖巡撫出城。圖恢復。一日忽有巡撫單銜告示。禁居民截路毆打夷人。其末云。有擅敢藉詞團練者。照叛逆治罪。（巡撫柏貴伏處城內無能自主曾語夷酋既云願和可開列條款即為轉奏夷酋答以俟欽使至不與議）八年正月初四日。武巡捕把總藍璿。持總督葉名琛手書自白鵝潭來。言將行海外。令備衣服食物。并求呂祖經一冊。募一廚役。一雜工。買米二十石。備洋銀千兩。（伍崇曜出之）以往。初九日發香港。十五日至新岐坡。十七日至孟喀喇。二月初一日登岸。住河邊礮臺。三月二十五日移大里恩寺地方花園。居樓上。蓋比拿破命流荒島故事。名琛日惟蚤起誦呂祖經而已。七月十六日地震。夷衆請下樓避之。震止復上。樓有豐順人金子達。嘉應人劉裕壽。久居外國。聞之時來存問。九年正月二十二日。武巡捕把總藍璿歿。遂葬唐人義塚地。臨穴天忽大雷雨。二月二十日。名琛亦病。西醫以西法治之不效。三月初七日午。問見電光乎。家丁對曰無之。遂不復語。至酉閃電射戶乃絕。夷官來視殮。用藥入口。雜以水銀。洋鐵為棺。銳兩頭。

裹鉛錫。傍置二環。欲葬之。金子達不可。強之。子達言必葬是。則請給義塚山價二千金。乃止。初八日以船載至距十餘里之它藍。它拉墟上石頭店。製松木箱爲之槨。四月十四日。夷官歸柩。船至金花廟河岸。照會巡撫繳箱盒衣服及餘金三千。（伍崇曜以書致此留摺典行未及用也）且曰不信可啟視也。四月二十五日。屬吏華廷傑爲啟棺改殮。尸覆於棺。扶出皮肉未脫。面目猶可辨。夷棺封鉛錫鐵。皆有機法。以巨資延夷匠至。乃啟之。

記者曰。當世論夷事者。咸太息痛恨於漢陽。斥之爲大辱國。自咸豐庚申後。余往來南北十餘年。遇粵人及曾爲粵客者。輒詢當日情狀。瑣屑必記。嗣見永嘉張茂才志璞詳述入城始末。凡數萬言。茂才父官粵時。漢陽沮抑甚。有怨言也。最後乃見崇仁華觀察廷傑日記。觀察於漢陽能不負生死者也。於是盡取所記。句櫛而字比之。諸說同者可信也。此或詆之彼有怨詞也。亦可信也。其他猥鄙誹訕。怨憤之語。盡刪之。而爲是記。漢陽高語鎮靜。矜氣驕志。坐誤事機。身爲俘虜。是則然矣。然夷所欲得而甘心者也。使其昏懦流媚。無足爲我梗。夷直藐之而已。必不惡漢陽也。惡其爲梗。疑其有仇夷之心故也。心仇夷而術無以制夷。乃蔑視夷以爲夷無如我何。此漢陽之

所以敗也。辱身以辱國。且至蕩搖邊疆。而無能善其後。漢陽之罪大矣。夷竟不可仇乎。必不敢仇夷而畏夷。惟夷言是從。由由然以爲必不辱國之道在是也。不敢知亦不忍言也。夫漢陽固自以爲天下莫已若者。潰敗決裂。乃至於此。何也。爲山崇高。而絕沙磧之附。植根廣大。而失枝葉之觀。身比獨夫。擲成孤注。所謂拒人於千里之外。與讒詔面諛之人居也。倚張同雲爲腹心。奉新聞紙爲著蔡。命懸於亂語。謀決於籤詩。其蔽至於斯也。知其左右無一人也。禍變將作。力排衆議。固執已意。誠偵事矣。強敵壓境。醉夢同之。城謫民散。俯首帖耳。以延食息者。何爲其然也。故平心氣綜前後。察之。漢陽之罪不可道。心猶可原也。是將仇夷不足制夷。爲夷所惡。以至於此。能畏夷。惟夷言是從。或相安至今未可知也。此當世所以集矢於漢陽也。伏讀顯皇帝諭。曰。葉名琛剛愎自用。至哉聖言。當其罪矣。使去其所爲自用者。雖仇夷可也。

附記五則

夷酋入城後。駐將軍署者三人。曰阿露輝。曰巴亞里。曰馬殿邦。駐觀音山者四人。曰灣士。打便士。曰廉文。曰克架。曰克得。

時居民氣沮。率隱忍自安。獨石井團練未散。百數十鄉。聲勢聯絡。既不能攻夷。亦